

ONE HUNDRED OF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悲惨世界

4
5
中国文联出版社

悲惨世界

[法] 雨 果 著
衷健琳 译

(一)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媛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石宗宾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

ISBN 7-104-01558-2/I · 636

定价:9666.00 元



前言

【内容梗概】

冉·阿让是个穷困潦倒的人。他因偷了一块面包而犯了偷盗罪，被判刑 5 年。又因几次越狱未遂而一再加刑，这样冉·阿让在监牢里做了 19 年的苦役。这漫长的辛苦劳作使他仅赚了一百零九个法郎。终于，他捱到了获释的那一天，可是他的身份令人不寒而慄，一路上没有一个客栈愿接纳他。他赶了一天的路，看来只能餐风宿露了。这时一位老婆婆指点他去敲卞福汝主教的门试试。

——主教热情地接待了他，请他烤火，为他在床上铺上干净的白床单，并邀他共进晚餐，还拿出款待客人才用的银餐具。冉·阿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清晨醒来，他瞧见桌上的银器便顺手放进自己的包里，不辞而别。

第二天，主教和家人发现银器不见了。与此同时，警察看见冉神色慌张，并从他身上搜出了银器。冉·阿让谎称是主教送的，不过警察还是把他带回与主教对质。主教一看见他们便大声说：“我真高兴看见您。但是那一对烛台，我也送给您了，那和其余的东西一样，都是银的，您可以变卖 200 法郎。您为什么没有把那对烛台和餐具一同带去呢？”主教的慷慨解围使冉惊呆了。警察释放了他。



悲惨世界

许多年后，海滨蒙特猗市推举马德兰先生为市长。马德兰先生是位德高望重、受人爱戴的巨富。他发明的许多方法振兴了当地的烧料细工业，当地人因此摆脱了贫困。当地的美貌少女芳汀在巴黎做女工，年轻幼稚的她不幸爱上了一个富家的浪荡公子，委身于他，后又被抛弃，生下一个私生女珂赛特。芳汀为了养活自己和襁褓中的孩子，卖掉洁白如玉的牙齿、丝般光滑的金发，最后不得不卖身。芳汀难以既做工又照看孩子，于是她把女儿寄养在巴黎附近的孟费郇村的一家客店后，带着悲伤和生活的重压只身回到家乡。芳汀在马德兰市长的厂里工作，每月寄钱给照看女儿的德纳第一家。可是不久她疾病缠身，卧床不起。芳汀思女心切，恳求市长把女儿珂赛特领回来，让她看上最后一眼。不过这时的市长自身也陷入了麻烦之中。芳汀临终托咐马德兰市长一定照看好她的女儿后，结束了她备受凌辱、痛苦不堪的短暂一生。

蒙特猗市警长沙威对马德兰市长的过去和发迹颇有猜疑，经过调查他发现所谓的马德兰市长系改名换姓的冉·阿让——一个苦役犯，而且还发现他出狱后又抢劫过一名少年的一个值40铜子的银币。沙威是个忠于职守的人，他告发了市长。冉·阿让被判为终身苦役，押往都隆监狱。

冉膂力过人，他再次越狱潜逃，从拉斐特银行取出了他存在那里的60多万法郎的巨款，并把钱藏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三、四天后，在驶往孟费郇村的小车上，冉又一次被捕。

冉在阿利雍号战船上做苦工。一次，他冒着生命危险救了船上一名险些遇难的海员，然而他自己失足掉进了海里。虽经打捞寻找冉却毫无踪迹。人们认为他陷在兵工厂堤岸的尖木樁下面淹死了。



德纳第是个贪婪、卑鄙的家伙。他曾去未经打扫的战场偷窃牺牲将士的钱财。现在他又拿珂赛特作为摇钱树，不断假托珂赛特的医疗费、赡养费来敲诈芳汀。珂赛特在德纳第家的境遇可想而知。所有的童年乐趣都与她无缘。她没有玩具，没有朋友，没有爱，深受歧视，孤苦伶仃。因孟费郇村饮水资源匮乏，饮水要到相当远的林子里挑。德纳第家提水的任务就落到了小小的珂赛特身上。隆冬季节，天色已晚，珂赛特衣衫单薄，哆哆嗦嗦地走向林子提水，心里充满恐惧。

在路上，一个陌生的长者看见了这个可怜的女孩，就帮她提着水桶，问她名字住址。这位长者就是跳海后巧妙地躲过打捞寻找的苦役犯冉·阿让，而这位女孩恰是冉要寻找的珂赛特。冉为珂赛特买来了衣服、玩具，多付给德纳第 1500 法郎，终于摆脱了德纳第的纠缠，实现了他对芳汀作出的允诺。

许多年过去了，珂赛特在冉的呵护下已经长成一位仪态高雅的窈窕少女。他俩相依为命，闲暇时总是一起去卢森堡公园散步。而有一位翩翩少年马吕斯也时常去公园散步。爱情默默地在两个年轻人平静的心湖掀起波澜。

马吕斯因不堪外祖父对他已故父亲的鄙视，离家出走，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一次，马吕斯发现那位长者和他心仪已久的小姐到隔壁邻居容德雷特家访贫问寒，慷慨捐助。容德雷特就是德纳第，他认出了冉，并设计陷害他。冉又一次巧妙地逃脱了。

马吕斯知道了珂赛特的住址后，每晚去花园与她幽会，互诉衷肠。可好景不长，德纳第的魔爪再次伸向冉，冉不得不马上搬家，珂赛特匆忙中泄露了她的秘密，冉终于知道了珂赛特正在热恋之中。



悲惨世界

此时巴黎在发动起义，冉和马吕斯都参加了。沙威被活捉，但冉却瞒过他人把他放了。马吕斯在激烈的巷战中满身伤痕，昏迷过去。

沙威又一次逮捕了冉·阿让，但当他得知冉背着马吕斯在阴沟中艰难地走了多时才离开了危险的街垒之后，沙威深受感动，在困惑和良心的谴责下释放了冉，自己却自杀了。

马吕斯和外祖父和好如初。冉把剩下的 50 多万法郎送给珂赛特作陪嫁。两位心心相印的年轻人如愿以偿，结成连理。德纳第以知道冉的秘密为由敲诈马吕斯。马吕斯给了他一笔钱送他和全家去美洲。冉年事已高，久卧病床，看到这对幸福的年轻人颇感欣慰，安详地去世了。主教送他的银制烛台一直保持完好，熠熠发光。

【作者介绍】

维克多·雨果 (Victor Hugo, 1802 - 1885)，法国 19 世纪重要的小说家，剧作家和诗坛泰斗。1802 年 2 月 26 日，雨果生于贝桑松，1885 年 5 月 22 日在巴黎逝世。因其父亲曾是拿破仑麾下的一位将军，所以雨果幼年随父亲的军旅到过意大利、西班牙。1814 年波旁王朝复辟，雨果随父亲回到巴黎。雨果从小对文学就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诗歌创作可以追溯到中学时代。17 岁已与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等人一起创办《文学保守者》周刊。雨果早年的诗作大都歌颂波旁王朝。1827 年以后，他的政治倾向发生变化。歌颂拿破仑的主题相当突出，并在 1827 年发表的戏剧《〈克伦威尔〉序》中，提出了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从提出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到 1840 年的十多年时



间里，他创作了大量具有浪漫主义文学倾向的戏剧、诗歌及小说。其中戏剧的代表作是《欧那尼》，小说的代表作是1831年发表的《巴黎圣母院》。

雨果所处的时代政治风云突变，但是他与波旁王朝、拿破仑王朝、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二月革命无产阶级提出的共和国都能处理好关系，因而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1841年雨果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845年，路易·菲利普授予他“法兰西世卿”的称号。后来他又被选为制宪会议的成员。在1848年岁末总统选举中，雨果投票支持路易·波拿巴。可是1851年波拿巴发动政变，宣称实行帝制，雨果和他领导的国民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左派反对此举，但未获成功。结果，政变后雨果被迫流亡国外，长达19年。

流亡期间，雨果大多居住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流亡期间他创作的文学作品硕果累累。其中有诗集《默想集》（1856），《海上劳工》（1866），《笑面人》（1860）及文艺批评专著《莎士比亚论》（1864），还有最负盛名的《悲惨世界》。

1870年，随着拿破仑三世的垮台，雨果结束了流亡生涯回到巴黎，受到群众的极大欢迎。1871年2月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雨果最后一部著名的作品《九三年》在创作了十年以后，于1872年完成并发表。

雨果晚年依然孜孜不倦，创作上毫不松懈，完成了四部诗集、两部政论集和一部戏剧。雨果去世后，举国致哀，巴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来纪念这颗政坛、文坛上的巨星。

【遭禁经过】

雨果在长篇巨作《悲惨世界》里用同情的笔调描绘了贫穷



悲惨世界

人民的苦难生活，突出了他们在 19 世纪生活的悲惨与无奈。在小说里，冉因偷一块面包而判五年苦役，雨果这样感慨道：“法律的条文是死板的。在我们的文明里，有许多令人寒心的时刻。一个有思想的生物被迫远离社会，遭到了无可挽救的遗弃，那是何等悲惨的日子。”

雨果除了艺术上的成就外，在政治上，他思想活跃，不囿于任何党派政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因为我独立无羁的思想可能会突然冒出来，我对自己良心的忠诚有时可能会在大街上激怒人民，就象当年在杜伊利宫冲撞国王一样。”他自由的思想还表现在对巴黎公社成员的维护方面。当巴黎公社成员受到大屠杀时，他虽然不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但还是出于人道主义挺身而出，宣布开放在布鲁塞尔的住宅为他们避难，并为被判罪的成员辩护。

他的政治倾向为俄国的尼古拉一世所不容，因此雨果的所有作品都被禁止在俄国发行，《悲惨世界》这部恢宏的作品也难以幸免。这部杰作于 1864 年至 1959 年间在罗马遭禁。因为作品里提到芳汀这位卖淫女，1904 年，美国费城的一个图书馆投票禁了此书。

而在法国本土，这本书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在 1862 年 7 月 6 日雨果致友人的信中提到：“6 天来，巴黎市民阅读甚至“吞食”《悲惨世界》。人们心醉神迷，完全被吸引住了！没有半点异议，没有丝毫的保留”。当初一位很有眼光的年轻出版商阿贝尔·拉克卢瓦以 30 万法郎购下 12 年的版权，在 1862 年至 1868 年间就净赚了近 52 万法郎的巨额利润。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塑造的冉·阿让、主教、珂赛特等众多人物也跻身于为数不多的世界名小说的人物群里，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第一部

芳汀



第一卷 一个正直的人

一 米里哀先生

一八一五年，查理·佛朗沙·卞福汝·米里哀先生是狄涅的主教。他七十五岁左右；从一八〇六年起，他就已经成为狄涅区的主教。

也许这些小事绝不会触及我们要叙述的故事的本题，但是为了全面的精确，在此提一下他就任之初，人们所谈论的一些涉及他的传闻，也不是无用的。大众关于一些人的传说，无论真假，在他们的生活中，尤其在他们的命运中所占据的地位，和他们的亲身所作是同等重要的。米里哀先生是爱克斯法院的一个参议的儿子，是司法界贵族。据说他父亲为了要他继承那职位，很早就按照司法界贵族家庭间相当普遍的习惯，为他完了婚。那时他才十八岁，或是二十岁。米里哀先生虽然已经结婚，但据说仍常常惹起别人谈论他。他品貌不俗，虽然身材矮小，但是生得十分俊秀，风度翩翩，谈吐高雅；他一生的最初阶段完全被交际场所和与妇女们的厮混消磨掉了。革命爆发后，事变叠出，司法界贵族家庭因受到摧毁，驱逐，追捕而四散奔逃了。当革命刚开始的时候，米里哀先生便逃亡到了意大利。他的妻子，因为早害着的肺病，死了。他们连一个孩子也



没有。此后，他的身世有没有什么遭遇呢？法国旧社会的崩塌，以及自己家庭的破落，对于一般流亡者来说远道传闻和恐怖的夸大而更加显得可怕的九三年发生的种种悲剧，是否会使他在思想上产生孤独和消沉的意念呢？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上或财产上遭了大难，或许能不为所动，但有时打在人的心头上的一种神秘可怕的打击，却能使人一蹶不振；他一向在欢乐和温情中度日的，是否能承受住那种突如其来的打击呢？没有谁能想到他刚从意大利回来就当上了教士。

一八〇四年，米里哀先生是白里虐尔的本堂神甫。当时他已经老了，过着简出深居的生活。

加冕将近，他为了本区里的一件莫名小事，去过巴黎一趟。他代表他教区里的信众们向他的上级有所陈请，还曾经同一群显要人物，去见红衣主教斐许。一天，皇帝来看望他的舅父，而米里哀先生正在前厅候见，皇上恰巧走过。拿破仑发现这位老人用双眼好奇地瞧着他，便转过身来，问道：“你是谁，这位瞧着我的先生？”

“陛下，”米里哀先生回答道，“您瞧一个普通人，我瞧一个天子。彼此都还划得来。”

当天晚上，皇帝向红衣主教询问这位本堂神甫的姓名。不久，米里哀先生极出乎意料地被任为狄涅主教。

此外，人们对于所传述的米里哀先生初期轶事，哪些是真的？谁也说不清。很少有人知道米里哀这家人在革命以前是什么样的。

任何人初到一个盛传之风甚旺而无多少贤明之人的小城市里，总有这样那样的麻烦事，米里哀先生也不例外。尽管他是主教，但是正因为他是主教，他就不得不忍受。总之，牵涉到



他的那些谈话，也许只是一些闲谈；内容不过是听来的三言两语和毫无根据的东西；有时甚至连捕风捉影也说不上，但是按照南方人强烈的口语，就是“胡诌”。

尽管如此，他在所居住的狄涅担任教职超过九年以后，以当初那些小城市中的那些小人们的谈话为题材的闲话，都被完全丢在脑后了。那些人不敢提到，甚至想都不愿想想。

米里哀先生刚到狄涅的时候，有个老姑娘比他小十岁的妹子巴狄斯丁伴着他。

他们的佣人是一个和巴狄斯丁姑娘年龄相仿的保姆，名叫马格洛，自从做了“司译先生的女仆”以后，她取得了这样一个双重头衔：小姐的保姆和主教的管家。

巴狄斯丁姑娘身材瘦长，面貌清秀，性情温厚；她体现了“可敬”两个字所能表达的理想；因为一个妇人如果要达到“可敬”的程度，总得似乎先做母亲。她不曾美丽过，她的一生就是一连串圣洁的工作，这使她体现出一种白色和光彩；将近年老，她具有我们所谓的那种“慈祥之美”。她年轻时的消瘦，到她半老的时候，转成了一种疏朗清虚的神韵，令人想像她是一个天使。她简直是个神，处女当之也逊色。她的身躯，像是阴影构成的；几乎没有能够显示性别的特征，只是一小撮透着微光的东西；她秀长的眼睛总是低垂着；我们可以断言她是寄存在人间的仙女。

马格洛大娘则是一个又矮、又老、又白、又胖、既臃肿、又忙碌不定、终日气喘嘘嘘的妇人，一则因为她勤劳操作，再则因为她患有气喘病。

米里哀先生到任后，人们就按照把主教仅次于元帅地位的律令中的仪节，把他安顿在主教院。议长和市长向他作了初次



拜访，而他，也向将军和州长作了初次的拜访。

一切安排就绪，全城的人都在为主教的作为拭目以待。

二 米里哀先生改称卞福汝主教

狄涅的主教院和医院毗连。

主教院是座石料建成的、广阔壮丽的大厦，是巴黎大学的神学博士，西摩尔修院院长，一七一二年的狄涅主教亨利·彼惹在世纪初兴建的。那确是一座豪宅。无论是主教的私邸，大小客厅，各种房间，相当宽敞的院子，还是具有佛罗棱萨古代风格的穹窿的回廊，树木苍翠的园子都是如此的豪华。楼下朝着花园一面，有一间堂皇富丽的游廊式长厅；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主教亨利·彼惹曾在那餐厅里款待过以下这些要人：

安白朗亲王——大主教查理·勃吕拉·得·让利斯；

嘉布遣会的修士——格拉斯主教安东尼·得·梅吉尼；

法兰西的祈祷大师——雷阑群岛圣安乐内修院院长飞利浦·得·旺多姆；

梵斯男爵——主教佛朗沙·得·白东·得·格利翁；

格朗代夫贵人——主教凯撒·得·沙白朗·得·福高尔吉尔；

经堂神甫——御前普通宣道师——塞内士贵人——主教约翰·沙阿阑。

这间长厅一直由这德高望重的七位人物的画像点缀着，“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也用金字刻了在厅里的一张白大理石碑上作为纪念。

而那医院却是一所低陋狭隘的房子，只有一层楼，带个小花园。



主教到任第三天，参观了那所医院。参观完毕，他邀请那位院长到他家里去坐客。

“尊敬的院长先生，”他说，“您现在有多少位病人？”

“二十六个，我尊贵的主教。”

“正和我数过的一样多，”主教说。

“那些病床，”院长又说，“靠得太近，一张挤着一张的。”

“那正是我所注意到的。”

“那些病房都是一些小间，里面的空气流通很难。”

“那也正是我感觉到的。”

“而且，即使是有阳光的时候，那园子对于刚刚起床的病人来说也是很小的。”

“这我也看到了。”

“在传染病方面，今年我们有过伤寒病人，两年前，有过疹子病人，有时多到一百来个病人；我们真不知如何是好！”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能有甚么办法呢，我的主教？”院长回答说，“我们不得不将就些。”

那次谈话恰巧是在楼下那间游廊式的餐厅里进行的。

主教沉默片刻，突然转向院长。

“院长先生，”他说，“在您看来，这个厅可以摆放多少床位？”

“主教的餐厅！”院长惊惶失措的喊了出来。

主教望了望餐厅的周围，像是在用目测。

“此地足够容纳二十张病床！”他自言自语地说；随着又提高嗓音：“瞧，院长先生，这里面显然有错误。你们二十六个病人挤在五六间小屋子里，而我们这儿三个人，却占有六十个



人的地方。您来住我的房子，我去住您的房子。这儿是您的家了。”

第二天，那二十六个穷人便安居在主教的华丽餐厅里，主教住在医院里。

米里哀先生没有财产，因为他的家早已经在革命时期破败了。他的妹子只有五百法郎的养老年金，正够她住在神甫家里的费用。米里哀先生凭主教身份从政府领得一万五千法郎的俸禄。就在他搬到医院去住的那天，米里哀先生就决定把那笔款分作以下各项用途。下面是他的分配单。

我的家用分配单

教士培养所津贴款 一千五百利弗

遣使会津贴款 一百利弗

孟迪第圣拉撒会修士们津贴款 一百利弗

巴黎外方传教会津贴款 二百利弗

圣灵会津贴款 一百五十利弗

圣地宗教团体津贴款 一百利弗

各慈幼会津贴款 三百利弗

阿尔勒慈幼会补助费 五十利弗

改善监狱费用 四百利弗

囚犯抚慰及救济事业费用 五百利弗

赎免因债入狱的家长费用 一千利弗

补助本教区学校贫寒教师津贴 二千利弗

捐助上阿尔卑斯州义会 一百利弗

狄涅，玛诺斯克，席斯特龙等地妇女联合会，贫

寒女孩的义务教育费用 一千五百利弗

穷人救济费用 六千利弗